

王蒙
序

余秋雨
序

纪念艾芜百年诞辰
『南行书系』散文集
艾芜 / 著

想到漂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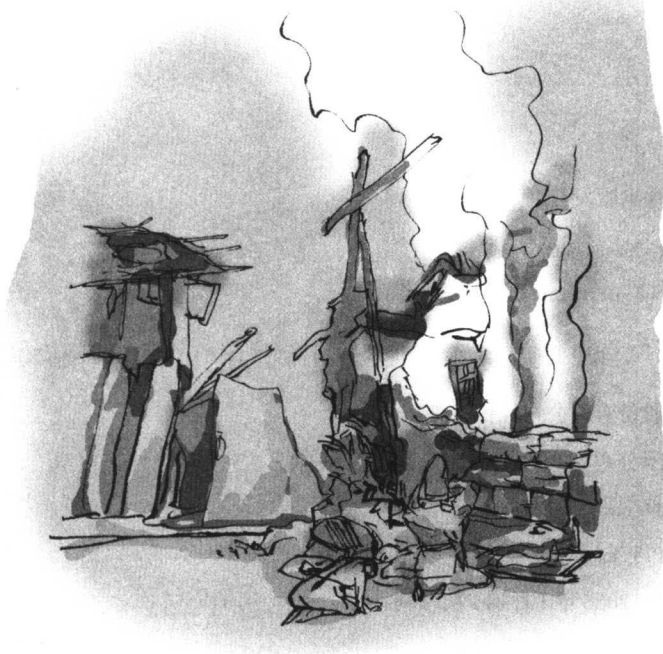


艾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想到漂泊

艾芜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制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到漂泊 / 艾芜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5633-5816-1

I. 想... II. 艾...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115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肖启明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深圳市前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73千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755) 25537994

纯洁的文学魂

王 蒙

不揣冒昧地说，艾芜老师是我有幸在我最困难的时期见到的老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声已经震天，似乎是北京市文联组织我们去郊区短期看一下“四清”工作，在京东一个小村，人们说艾芜老师正在那里深入生活，我便赶紧去拜访。到他住的农家，要过一道沟，我踉踉跄跄地跳过去了，为此艾老还对我微有抱怨——那么，他怎么看到了我跳沟呢？记忆已经无法给予什么答案了，模糊也是一种沧桑的证明。

与不漂亮的跳沟旧事相比，我更记得的是艾芜老师的朴实无华，心平气和。他是深水，而不是喧闹的泥潭。他一心扑在创作上，他可能认为最适合他的生命形态是用笔说话，用文字塑造形象。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晚年年迈体衰也没有停笔，他有一个纯洁的文学的魂。他在散文《想到漂泊》中说：

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也许是沉重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然而一想到这种个人式的享乐，是应该放弃的时候，那远处佳丽的湖山，未知名的草原，就只好一让它闲躺在天末了。

这样一种对于远处的佳丽湖山与未知名的草原的向往，这样一种深重的苦闷，这样一种应该放弃的“个人享乐”，其实应是包含着自我边缘化的洁身自好的。

他甚至天真地说：

但远的南国山中，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那些丰美的醉人的温暖，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这是小说《冬夜》的结尾。与此对比的是城市“文明人”的冷漠。显然，艾芜在这里的判断加入了他自身的浪漫情怀。

我们感受到的艾芜的漂泊——“南行”，更像是一座自由灵魂的风向标。他在一九四三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他自由而快活的流浪情怀：

……店门外迎着我的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将我带到新鲜地方去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声呼啸的林中的歌鸟；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

他的流浪足迹十分艰辛，流浪途中经历了旧社会下层人民遭遇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但他的南行作品，不仅有诗意的惆怅，传奇的人生故事，也让人强烈感受到灵魂逍遥于边地，海阔天空的自由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现在正享受着享乐主义带来的轻松和快感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如今“南行”已成为一个特殊词汇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了。我当年就傻气地、不无庸俗地想过，为什么艾芜写得这样美好，却没有那么风光红火？我以为是他写南行的缘故，写得那么边远，少数民族什么的，又怎么能不边缘呢？年轻时他偏安一隅，获得文学声誉后，长期偏安于蜀地，直到告别人世。他已经习惯了清静与寂寞，也习惯了自我的边缘化，他的洁身自好与边缘化一脉相承。

当然，配合不力是一个原因。其实艾芜老师也是由衷地歌颂新中国的。我读过他的《雨》，写得清新而又精致，是真正的艺术品。他不会写那些咋咋呼呼 and 锋芒毕露的“积极表现”的文字，即使歌颂，他也仍然是优雅、抒情，而且有一种谦逊的分寸。

还有一个原因我以为是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比较“五四”，而我们有一段只提倡口语化的，特别是农村口语化，再缩小一点是北方农村口语化的文学语言。而艾芜的语言，更像来自朱自清、刘大白、落华生、俞平伯的传统吧。其实，我们的语言资源是丰富的、多质的，能够写得像老舍、赵树理那样固然很值得称道，鲁迅、巴金、钱锺书、孙犁、艾芜式的相对书面一点，乃至受过一些翻译作品的语言的影响的语言风格，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文学上动辄定于一尊的想法实在是太有害了。

而艾芜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对于文学，时间最严厉，时间最公平，时间也最温馨。与艾芜老师同期的著名作家前辈多了，是不是他们的作品都能一样地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呢？

艾芜老师的“南行书系”小说《芭蕉谷》、散文《想到漂泊》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如同艾芜老师朴实无华的作风一样，它们没有华丽的登场。但我相信，这些南行作品与《南行记》一样优美，一样充满忧郁的浪漫抒情，一样会带给我们读《南行记》那般心灵的感动和精神的震撼。我为之祝贺，我也为之感叹和怀念。

二〇〇四年艾芜百年诞辰

余秋雨

人们对文学，有一个不断重复发现的过程。

先是发现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再是发现于文学史和理论家的评述中。然后，如有可能，成熟的你重新打量那些似乎早就熟悉的作品，发现以前留下的印象并不正确，于是用自己的目光重写文学史。

记得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过，我为了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备课，突然对原先以为不太重要的一些名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知道，这是因为全社会思想枷锁的脱卸，给我带来了审美感觉的苏醒。因此，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听到了在教科书里没有提到或着墨不多的名字：沈从文、张爱玲、李劫人……还有，艾芜。

过了不久，学生中的一个，张罗要把艾芜的代表作《南行记》拍成电视连续剧，邀我做文学顾问。他就是潘小杨，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导演。

电视剧《南行记》很成功，获得了全国性的最高奖项。但当时拍摄却有点冒险，因为根据原著，里边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几个贯串的人物，而且，也没有历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推崇的那种反抗、揭露、控诉、解剖、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作品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集集地推到全国观众眼前，可以吗？

可以。这是我这个文学顾问的判断。这个判断，来自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对艾芜的重新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五四运动的斗争烈火中开始的，虽然作品风格各异，但主潮清晰，话题集中，连多数作家的经历，也有点近似。自从沈从文带来了被我称之为“乡土人类学”意义上的湘西，却让人们听到了主潮之外清冽可爱的潺潺声。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人们又惊喜地听到了艾芜早年流浪的脚步声。

流浪者艾芜的青春脚步，踩踏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极其陌生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地区，而且踩踏在最与土地接近的社会最底层。由此写出的记忆小说中，兵卒、苦力、私烟贩子、偷马贼、赶马人、滑竿手、盗窃集团的首领及其女儿、落魄书生一个个出现了，每一个都充满了让读者深感新奇的原生态。他们既有陋习、劣行，也有善心、良知，这样的形象，毫无五四以后已形成的社会批判概念化痕迹，实在是一脉难得的文化清流。而这脉文学清流的背景，又是明艳奇丽的边疆风光，草茂路窄的旅行历险，构成了一种与大地天籁融为一体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致。

我认为，任何文学爱好者都能从这种风格和情致中领悟美，获得美。中国社会即使历经苦难也潜藏着这种美，现代文学即使以呐喊为主调也开拓着这种美，真让人惊叹。因此，我充分信任《南行记》在当代的阅读价值和拍摄价值。

再后来，我自己也成了流浪者。我流浪的地域比前辈艾芜大得多，但在流浪途中却会经常想起他。我流浪的目的比他当年更带有学术使命，即系统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但是，他当年的脚步声却时时提醒我，流浪的脚步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的脚步。

我在流浪过程中写的文章里，曾这样写到艾芜老人：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杨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默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望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乡关何处》

我在这篇文章中借着艾芜老人讲述了流浪者与家庭、与长辈的情感债务，其中，不少是我的自我抒发。对于艾芜老人的家庭情况，却不清楚。

没想到不久前突然收到一封成都的来信，是艾芜的儿子汤继湘先生写来的（艾芜原名汤道耕）。信中说今年是艾芜百年诞辰，要自费出一套“南行书系”，想请我写序。他还特地说明，他的女儿，也就是艾芜的孙女，现北师大英语系学生汤宽容也主张请我写序。父女俩的共同理由是，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者。

这个评价由艾芜的后人作出，让我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流浪者的儿辈和孙辈，还那么理解流浪。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艾芜百年诞辰

C 目录 Contents

1	序一 纯洁的文学魂 王蒙
4	序二 余秋雨
1	想到漂泊
4	川行回忆
8	大佛岩
10	滇东旅迹
14	滇东小景
18	在昭通的时候
20	江底之夜
27	边地夜记
34	进了天国
36	病中记忆
38	舍资之夜
42	旅途断片
44	滇曲掇拾
45	旅途杂话
47	潞江坝
50	走夷方
53	干崖坝

目 录

56	乡亲
60	路边小店 —— 干崖回忆之一
64	克钦山道中
68	古尔卡
71	克钦人之家
74	八莫那城市
78	从八莫到曼德里
83	由左衽引起的话
85	缅甸人给我的印象
88	缅京杂记
92	旅仰散记
95	仰光小景
97	怀大金塔
99	孝陵游感
102	旧地重游
105	村居回忆
108	夏天的旅行
112	趵突泉

115	游千佛山
117	湖的话
119	珍珠泉和黑虎泉
122	洛口游记
126	青岛的公园
129	晨登观象山
	——青岛印象之一
131	汇泉残垒
133	海滨随笔
136	别上海
141	沪杭路上
147	芙蓉花叶
151	指路碑
153	由宁远赴永州道中
155	难民还乡
158	湘桂路上
164	难民哀话
170	桂林遭炸记
176	轰炸杂感
180	仇恨的记录
183	贪婪与仁慈
186	乡行杂记
190	锄地杂感
193	后记 精致生活下的灵魂的渴望 宽容

contents

想到漂泊

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如今一想起，还令我悠然神往的。

响着拍达拍达的棕木拖鞋，趁着细雨迷濛的秋天早上，便登上伊拉瓦底江的南下轮船，离开八莫了。望见两岸烟雨中亭亭立着的柳树，逐渐后退，朦胧起来，而至消失在雾里时，旅行和漂泊的愉快，便鲜明地、强烈地，浮在我的心中。就是到现在，也还以为那一次的登上旅途，是平生中最难有的快事。

因为先前在春天，我曾想凭着这条南国的江流，到更远的地方去，但却为生活所迫，竟至连八莫也难住下，终于逼回北面的克钦山中，去过扫马粪的辛苦日子，一直度了整整的五个月头。

此刻想着，假使没有这样的经历，则在江上，凭着船栏，眺望异国雨景的兴致，一定没有那么多强旺，那么浓重的。因此，我可以说：穷困的漂泊，比富裕的旅行，就更令人感到兴味而且特别神往些。但这需要有着长期苦闷心情的人，才能领略这种意味的——倘若他并没有实际漂泊过的话。

善写知识分子苦闷的契诃甫，我想，他的心情，也一定是极端苦闷



的吧？去年得诺贝尔奖金的蒲宁，就曾经记叙过契诃甫临死以前，常常高声说着的梦话：“变成一个流浪者，一个香客，到那些圣地去，住在寺里，林中，湖畔。夏天的晚上，坐在回教礼拜堂前的凳上……”这是怎样地憧憬着漂泊呵！

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该倦于流浪了。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也许是沉重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然而一想到这种个人式的享乐，是应该放弃的时候，那远处佳丽的湖山，未知的草原，就只好一让它闲躺在天末了。

川行回忆

从成都出发，搭乘岷江的下水船，直到犍为，才登岸去住宿息客店子。大约是侠义小说太读多了的缘故吧，晚上一进那略带阴湿的房间，便疑虑床下有地洞，会在半夜之际，有提泼风刀的汉子，钻了出来。其实犍为是个很热闹的城市，哪里会存在古时候那样的黑店呢？这，在自家的心上，也是很明白的。但我和同行的黄君，却还是照着侠义小说上得来的常识去做了，一手掌着昏黄的油灯，一手揭开被盖和席子，看看床下的泥土，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如今想来，这确实太孩子气了。

本来要由水路去到叙府^①的，但因岷江下游，匪太多了，船不敢下去，才把货物和旅客，通留在犍为，而我们也只好由水上移到陆地去住。然而城里却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便给另一地方溃下来的兵士挤满了，我们又只好从城里退了出来，在靠着江边，寻个茅草店子住着。白天看一船一船的兵士，从山那边渡过江来，看船夫子和邻近的乡民，在一张白木桌上打麻将。晚间睡在干稻草铺就的床上，听夏天的急雨，和远处低沉的炮声。旅人的日子，是过得极不舒服的，我和黄君都富有急躁的性子，简直是住不下去，便决定放弃了船，沿着江滨的路，用足走到叙府去。然而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大路，路又好走不好走，我们都一概不管，各

①叙府：即宜宾。

